

廣州方言古語選釋

續篇

文若稚編著

澳門日報出版社出版

文若稚編著·澳門日報出版社出版

# 廣州方言古語選釋續篇



澳門文化司署及何榮標先生  
贊助本書部分出版經費，謹致謝意。

封面題字 李鵬翥

責任編輯 陳浩星

封面設計 王禎寶

書名 廣州方言古語選釋續篇

編著者 文若稚

出版者 澳門日報出版社

發行 澳門伯多祿局長街三十七號

發行 澳門文化廣場

發行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三十二號G

印刷 澳門新藝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澳門漁翁街南豐工業大廈第二期一字樓H座

規格 一九九三年八月澳門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一四零乘二一零毫米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前 言

語言學家把百千種漢族方言，分劃為七大方言（即北方話、吳語、湘語、贛語、粵語、閩語和客家話）。廣州是廣東省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心，所有廣東人不一定都能講能聽廣州話，但「約定俗成」，傳統上都以廣州話為粵方言的標準語音。

嶺南古稱百越、陸梁，原土著居民有苗、瑤、黎、壯、蛋、畚等族，古代山川阻隔，各自在一定的範圍裡生產、生活、發展了自己的語言。經過近三千年的變遷，特別是經過多年中原漢族南遷，改變了廣東的民族結構、生活習慣和語言。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命任囂卒五十萬北方人入粵，南漢趙佗上書「求女無夫家者萬五千人為士卒補衣」，這批人成了廣東漢族主體；漢伏波將軍馬援攻陷南越，留下一些部屬（歷史上稱之為馬人）；王莽篡漢，中原戰亂頻頻，北人南遷不止；宋南渡時，諸臣從駕入粵，至止南雄。至今不少廣州人還稱「祖自珠璣巷來」；更有歷代被貶官員，及其隨屬定居廣東的不少。漢族在粵與土著民族通婚混處，從「雞同鴨講」，逐漸融匯為一種共通語言，故老代代口耳相傳，形成了獨特的、保留了大量古漢語的粵方言——廣州話。其源流及衍變極為複雜、時久，有待專家學者們進一步加以考證。

漢文字與其他文字不同，它用特有的音、形、義組成方塊，在我國廣泛流傳，隨着每個歷史階段發展、繼承，為廣大讀者所接受和使用。如「人」字，從甲骨文、金石文至現代的楷書、行書，字形都有變異，但其音義就沒有變過；如「食」字，至今廣州話仍作動詞使用，是古漢語的遺留，早在北宋時代，「食」字在口語中早被「喫」字代替（現代又簡作「吃」），文章中常見的「食」字已由動詞的「食」變成為名詞食物的「食」了。食和喫也

有人說是「一音之轉」，但也是以證明文字、語言是變化着的，發展着的。

漢文字還因它的一字多義，一字多音和一音多字，多字同義等存在，使字義和詞義的輾轉相生，北方的漢語一部分改變了，一部分淘汰了，而各地的方言卻一部分保留了，又有一部分與原土話混和了，形成了一種語音互異的方言，這使異地人難以用口語交流，影響着人們交往。原北方人的後代與現代北方人變成「雞同鴨講」，看來好像是笑話，但這是現實，解決的辦法就是全國推廣共同語言——普通話。

廣州方言有哪些特點？一是它的音調、音節比較豐富；二是它保留了大量的古漢語。現代普通話只有陰平、陽平、上、去四個聲，而廣州話則有九個聲調和兩個變調（即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中陰入、陽入等九聲和高平、高升兩個變調），所以音節豐富。筆者曾和幾個在解放前用廣州話教學的語文老師交換過意見，都認為用廣州話教學生背誦唐詩、宋詞特別容易上口，音韻鏗鏘。就是音節豐富的緣故。另外，廣州話和《唐韻》、《廣韻》的淵源比較密切，如：「東」《廣韻》：平聲，「德紅切」，現代漢語唸 *toŋ*，「董」《廣韻》：上聲，「多動切」，現代漢語唸 *toŋ*，「送」《廣韻》：去聲，「蘇弄切」，現代漢語唸 *soŋ*，「屋」《廣韻》：入聲，「烏谷切」，現代漢語沒有入聲，唸成 *u*，（平聲）。以上四字為例，用廣州音去讀《廣韻》的「切音」，即可得出廣州話的語音。《廣韻》一書在手，基本上可以查出廣州話語音。

其次是古漢語，王力教授《漢語史稿》第一章七節中指出：「粵方言區的漢族人民入粵的時期更早，秦始皇略定揚越，發卒五十萬戍五嶺，從此以後，漢族在廣東發展起來了，就語言方面來說，離開中原越早的，保留古音越多。」在現代廣州人日常口語的古漢語很多，舉例如下：

現代北方語	廣州方言
吃	食
走	行
跑	走
穿	着
臉	面
喝	飲
晚	晏
給	畀
罵	怒
知道	曉
翅膀	翼
開水	滾(水)
下午	下晝
趕集	趁墟

更有一些常用語如「葳蕤」(威水)、「水腳」、「閉翳」、「叩」(昂)、「嚼」(針)、「價」(劓)等，不少廣州人也祇懂口語相傳，用文字寫出時，不經解釋，就不知此字含義了。由於保留下來的古漢語很多，筆者祇將一部分先公於同好，作為拋磚引玉。

在白話文流行的今天，用廣州方言寫作的很少(除港澳地區部分報刊部分使用外)，不少人認為廣州方言很多有音無字，而事實上基本有音有字，祇不過很多字現代少用，用不上，甚至一部分辭書也不收錄，被人遺忘而已。

筆者不是專業學者，祇不過酷愛民俗、方言，特別對廣州方言的考證有濃厚興趣，工作之餘，就從手頭上僅有的古書中，找尋方言的「本字」，可能有部分是牽強附會的「濫考」，限於水平，在所難免。雖有一部分是糟粕，但願能為同好者在茶餘飯後時博得一粲。

作者謹識

一九九二年四月八日

# 目錄

前言	.....	I	啉	.....	一二
（一）	.....		哦	.....	一三
也	.....	一	啞	.....	一四
係	.....	三	嗒	.....	一五
偈	.....	四	嘎（沙）	.....	一六
偵（俛）	.....	五	姐	.....	一七
傾	.....	六	嚼（針）	.....	一八
價（喇）	.....	七	嬾（盞）	.....	一九
印（昂）	.....	八	子	.....	二〇
價（啲）	.....	九	定	.....	二一
呵	.....	〇	孱	.....	二二
啗（啞）	.....	一	孱（繳）	.....	二三
	.....	一	幸（恨）	.....	二四





解(鏢)	蝨	茸(渣)	苴(渣)	臍(益)	脞(春)	群	緡(蚊)	綯	耀	耀	笄(責)	窳	穿	穀(谷)	研(顏)	務	瞭
.....	.....	.....	.....	.....	.....	.....	.....	.....	.....	.....	.....	.....	.....	.....	.....	.....	.....
七九	七八	七七	七六	七五	七四	七三	七一	七〇	七〇	六九	六八	六七	六六	六五	六四	六二	六二
鬼	餽	銛(舔)	鞠	顛	間(背)	鑊	重(仲)	鄉(享)	迭(切)	軒(先)	尅(夠)	起	跕(躓)	贅	訾(柴)	話	許(肆)
.....	.....	.....	.....	.....	.....	.....	.....	.....	.....	.....	.....	.....	.....	.....	.....	.....	.....
九八	九七	九六	九五	九四	九三	九二	九一	九〇	八九	八八	八七	八六	八五	八四	八三	八二	八〇

(二)

下晝

不時

不審

中意

候伺

修整

出糧

博亂

外相

失勢

定性

家山

家機

市頭

得失

微妙

尾後、後尾

心火

快脆

怪責

情可

手作

挾生

搭救

揣度

揀擇

時文

時興

有寶

服事

梗野

止疑

正斗

求祈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二

一〇三

一〇三

一〇四

一〇五

一〇六

一〇七

一〇八

一〇九

一一〇

一一一

一一二

一一二

一一三

一一六

一一七

一一八

一一八

一一〇

一一一

一一二

一一二

一一四

一一四

一一五

一一五

一一六

一一七

一一八

一二九

一三〇

縮砂	縹青(標青)	紋路	詭怪	私家	矜貴	直情	白晝	發茅	登時	生冷	瓜得	無勢	無滯	無底	漏罅	漏氣	淳熟
.....	.....	.....	.....	.....	.....	.....	.....	.....	.....	.....	.....	.....	.....	.....	.....	.....	.....
一四八	一四七	一四七	一四六	一四五	一四四	一四三	一四二	一四〇	一三九	一三八	一三七	一三六	一三五	一三四	一三三	一三二	一三一
醜怪	邊鄙	運數	輕可	趨驚	趁墟	蹲循	解纜	識認	證候	詭惑(鬼蜮)	落薄(落魄)	落膈	葳蕤(威水)	華宗	莫釐	肉酸	聚財
.....	.....	.....	.....	.....	.....	.....	.....	.....	.....	.....	.....	.....	.....	.....	.....	.....	.....
一六六	一六六	一六五	一六四	一六三	一六一	一六〇	一五九	一五九	一五八	一五七	一五五	一五四	一五三	一五二	一五一	一五〇	一四九

陶誕	.....	一六七
離歧(離奇)	.....	一六九
頂首(頂手)	.....	一七〇
馬留(馬騮)	.....	一七一
鬼瞰	.....	一七二
附錄	.....	一七三

廣州方言詞語尋根

——談文若稚《廣州方言古語選釋》	.....	一七三
.....	.....	.....
黃坤堯	.....	一七三

「化作春泥更護花」

——跋陳雅《廣州方言古語選釋》續篇	.....	一七六
.....	.....	.....
李鵬翥	.....	一七六

自《廣韻》到近代的《中華大字典》以至《辭源》、《辭海》、《現代漢語辭典》，都收錄「七」字，但它和廣州話的「乜」，是形同而音、義迥然不同，因此必須一辨。

字書中的「乜」，綜合音義概括是：音「彌也切」，讀如咩，或作 *mie* 和 *nie*；義①、蕃姓（虜姓）。即宋以來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姓氏。②、複音詞「乜斜」的詞素。那是元朝才引入漢語的語詞，見於元曲及通俗文學作品（同廣州話「天斜」（歪斜）是音同義異）。③、西夏語以巫（巫師）為「厮乜」。可見「乜」原自西北少數民族（甚麼民族待考）的語言，在宋代黃河以北地區，在「華蕃並處」的情況下，被漢語所吸收引進的。

可是，近三十多年來，在香港一些報紙副刊和一些「八卦」刊物上，有些用廣州話寫文章的朋友，是按字典的「乜」音咩的去寫去唸的，並有人乾脆把「乜嘢」改作「咪嘢」。究其原因，是受字書所累。

廣州話所用的「乜」，音應讀「呼骨切」；詞義是相等於現代漢語「什麼」、「甚麼」，例如「乜嘢」即甚麼東西，「乜事」即甚麼事。「乜」的音義又是怎樣來呢？

據筆者認它是中古漢語口語詞「何物」始而俗化為「勿」，再衍成為「乜」的。那是在廣州方言中的典型的方言字。下文具體說說例證。

據近人徐仁甫先生的《廣釋詞》卷三「何物」條，及《辭源》「何物」詞條所訓釋，前者說即今語「什麼」、「甚麼」；後者則說「哪一個」、「甚麼人」。在此訓釋的啟發下，筆者以為廣州話的「乜」也是同一來源，祇是按各地方言的發展趨向所形成的異變。

「何物」一詞，在兩漢文籍中作為文言語詞已偶有見到。到了東晉，政治、文化中心，從洛陽轉到江左（建康吳越一帶）。「何物」一詞成為口語詞，詞義從「甚麼」簡作「甚麼人」、「甚麼事」、「甚麼話」……都可稱作「何物」。在《世說新語》、《隋書》、《唐書》和《啟顏錄》（隋侯白本）中，都作為口語寫入史籍和筆記中。語例多極不勝累舉。僅以《舊唐書·李光弼傳》一句為例：「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

到開元、天寶間，口語「何物」，已在部分文人筆下已簡化為「勿」。例見唐趙璘（德宗時人）《因話錄·諧戲附》：「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原注：是勿兒，猶言何兒也。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為子。）這是「何物」的簡化。又再見《酉陽雜俎》卷四：「姜楚公皎，嘗游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獻杯整髮，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曰：『勿六指乎？』乃強牽視。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焉。」事情自屬神怪，但文字上「勿六指乎」，即「乜六隻手指麼？」可見中唐人口語是有過用「勿」代替「何物」這個疑問詞。可是「勿」字在文言詞中仍繼續使用。「勿」的詞義是「不要」，「莫」，人們須要加以區別，於是，在嶺南就借用剛在韻書上出現的「乜」字，而語音變讀「呼骨切」，這個語音實際來自「何物」兩字的急聲拼讀形成「乜」。從「乜」（呼骨切）字來說，它是典型的廣州方言字。

但山東話（天津在內）「甚麼」一詞，在口語上也唸作單音詞，語音在「嗎」和「麼」之間。這和廣州話的「乜」音韻上相近，詞義相同。其中有沒有甚麼關係，也可研究。

在漢語中，「虛詞」是最令人入迷的領域，特別是各系方言的「虛詞」，有待開發的大有餘地，希望有興趣

的朋友探索再探索！

## 係

「係」、「系」、「繫」都是先秦就流行的同音異形詞，有通義：「束縛也」，「聯綴也」；但在長期使用中，也分別產生專義：如「系」指「綬組也」（用絲織成的帶、繩），「繫」有「拘囚也」專義。可是到了宋代，由於「係」，「是」同音，不論書面語或口頭語，「係」成了「是」的通假字，兩者同時並用。例見《宋史·徽宗紀》：「宣和六年秋七月丁酉，詔曰：『應係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改正。』」因本文是「詔」（皇帝的命令），自然是當時的原文，不是元朝《宋史》編撰者的文筆。又如《水滸》三回：「（官府告示文）……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系經略府提轄，……」這都證明了南北宋間，「係」已成了通用的語詞和文詞。在俗文學作品中亦常見，如明湯顯祖《紫釵記》十九齣有道白：「列位請了，咱們都係玉門關內將官，今日新節鎮劉爺升帳，伺候則個。」到了清代，不少方面大臣的奏章，都是多用「係」而少用「是」，例不勝舉。總言之，從宋起，直至清末，在中原地區，「係」已成文詞，至於口語，「是」、「係」並無分別。「五四」白話文運動興起後，「是」行而「係」廢，但卻單獨留在廣州方言之中。

結論是：「係」，不是廣州方言字，而是近古的通語；寫文言文或語體文用「係」，不能認為不對。但從漢語規範化要求來說（規範化語言要在不斷實踐中形成，沒有現成的「尺」），寫「是」比寫「係」好。

## 偈

和別人私下談話，廣州口語謂之「傾偈」，這個複合詞其他方言是沒有的，是「土話」。但析為單詞的話，「傾」和「偈」是中古漢語的拼合。先談「偈」。

從字形來說，「偈」是上古字，但語音唸「近烈切」或「渠列切」，音傑。詞義是「武也」、「健也」、「疾也」。詞例在《詩經》、兩漢文賦俱有所見。古籍中偈、竭、桀同音通用。除《說文·去部》祇收「竭」不收「偈」外，古今字書皆並收錄。但中古以後，讀「傑」音的「偈」已成死詞。

「傾偈」的「偈」，讀「其例切」或「極藝切」。那是南北朝時期佛教經典大量傳入中國，梵語「偈陀」的音譯，後又省作「偈」。「偈陀」原義是「頌言」的意思，和尚們每當講經說法，必然唸誦，帶有韻文性質的或四言五言七言不等的頌辭，稱之為「偈」。《玉篇》收錄了既上承上古，又反映了中古的實際音義：「偈，近烈切。武貌。『詩』：『伯兮偈兮』（衛風）。又其例切（中古音）。偈句也。」《廣韻·去·祭韻》：「偈，偈句。其憩切。」（憩音云例切）其他字書不贅。

例見南朝梁慧皎《高僧傳·鳩摩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又如《五燈會元·初祖菩提達磨大師》有：「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再如六祖慧能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一偈，已是人們耳熟能詳了。宋元詩人詞家，也以「偈」寫入詞曲，如《全元散曲·張可久·次韻歸去來》：「草堂空，柴門閉，



放，閒柳枝；伴、老山妻。誰傳紅錦詞，自說白雲偈。」

佛教在中國發展，衍成各宗各派，禪宗一派主張「頓悟」，所以偈語往往考驗對禪理覺悟的水平。在師承上成為衣鉢相傳的契機。於是在廣州方言地區，偈便衍成為私下談話的代詞。於是乎就有了「傾偈」這個語詞。

## 眞（佷）

每逢人精神錯亂、顛三倒四，廣州人就斥責為「佷」（音章刀切），有人更記寫作「腎」，如「佷份人都係顛顛腎腎嘅喇」，佷份人有嘅佷佷咗，有句歇後語：「蒸生瓜——佷嘅」，指人腦袋半生不熟的意思。這個讀音為「佷」（本義是僮役）的口語詞，究竟是土語，抑或另有本字？頗費思考。筆者認為本字是「眞」，祇是古今讀音的不同而已。

「眞」的讀音，現知歷代字書韻書作「多年切」或「都年切」，或「天的上聲」，直音顛。和「顛」、「儼」同義；而「顛」則用「倒也」的一義（「顛」有二音六義）。語例僅見《穀梁傳·僖公二十八年》有：「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己眞矣」句，這句話是針對晉文公稱霸後，以臣召君（周襄王）會於河陽的非禮行為，斥責他顛倒錯亂——違犯了奴隸社會末期的禮制。可見，「眞」的詞義是顛倒錯亂。是和廣州話的「佷」是符合的。問題在於「顛」怎麼會改讀為「佷」呢？

筆者遍查了以「眞」為聲符的漢字，祇有「慎」讀時刀切（shèn），和「佷」的語音相近。另外，在《史記·魯